

世界经济 区域集团化

SHIJIE JINGJI
QUYU JITUANHUA

王日庠 甘士杰 著
黎国焜 蔡志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本书出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黄逸峰科研出版基金资助

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

王曰庠 甘士杰 著
黎国焜 蔡志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沪)新登字 302 号

责任编辑 范舰萍

封面设计 邹越非

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

王日庐 甘士杰 著

黎国焜 蔡志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375 字数 307 千字

1994 年 1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80515-985-8/F·300

定价: 10.00 元

序

褚葆一

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现象的出现,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生动体现,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深刻表现。世界上地区性经济集团的出现是从二战结束之后便开始了。当时以苏联为首的所谓东方集团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庞大区域经济组织——经济互助委员会;在西欧,则以法德和解为前提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随后建立了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此后,随着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各类次区域的或区域的经济集团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及至80年代,由于西方发达国家频频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使国际范围的经济贸易竞争日趋激烈,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美、日、欧之间的贸易摩擦有时发展到白炽化的程度。世界范围发生的经济竞争发展为综合国力的竞赛。严酷的现实表明,闭关自守、夜郎自大是注定要吃亏的。尤其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日益发展的今天,那些昔日不可一世的经济大国,也感到单枪匹马已难以招架频频袭来的危机,感到势单力薄而难以摆脱滞胀的泥淖。建立地区经济集团、开展地区经济合作,成为提高本国经济、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最佳选择;而已经建成的、运转良好的区域经济集团的明显效果产生了诱惑力和磁性效应。这种种原因促使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正向纵深发展,那些已经建立多时的区域集团,如从6国扩大为12国的欧共体,在建成内部统一大市场的基础上,

着手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并正向建立欧洲经济区的泛洲化方向迈进；美国和加拿大也结成了区域经济联盟，签订了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并正在为建立美加墨北美自由贸易区而努力，布什总统还提出了建立“美洲经济区”的倡议；日本企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始于战前，可那是想用武力征服的，结果以失败而告终。战后，日本在欧共体建立之后不久即着手对该地区集团组织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日本的政治家和学者早在 60 年代初就提出了建立“太平洋共同体”的构想，并一直在为此目的而作坚持不懈的努力。其他亚太地区国家也都在为建立本区域的经济圈出谋划策，各种经济圈的建议和方案纷纷出台。此外，大洋洲、拉丁美洲、非洲、阿拉伯世界、独联体国家，等等，无不都在为建立和发展区域经济集团而奋斗。

如何透过上述种种现象把握问题的本质，一直是摆在广大世界经济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日益接轨，我国学者对世界经济的研究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但是对于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研究似乎显得滞后和零星，除了对欧共体已有专门论著外，其他大多停留在对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动态跟踪上，或是对某些集团的具体介绍方面。至于如何从总体上对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现象作系统的研究几乎还是个空白。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王日岸和甘士杰、蔡志云、黎国焜等四同志想对突破这一境况作一番尝试，他们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进行了项目申请，得到了该基金的批准和大力支持。经过课题组全体同志近两年多的共同努力，终于完成了近 30 万字的写作任务，拿出了最终成果，就是现在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

对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现象的系统研究，需要涉及的面是相当广泛的。它是国际经济问题，但也是国际政治问题，而且是国际政治的基础，涉及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涉及对区域集团化的理论探讨,无论在国际国内,学者们对区域经济集团化问题的认识是很不一致的,贬褒不一;涉及区域集团化组织的类型及其政策、体制和运行机制;尤其涉及到对区域经济集团成效的评估,对此问题也是个颇具难度的方面,利弊得失涉及的面又很广,既涉及经济效益,又涉及社会效益;既涉及集团的整体利益,又涉及到成员国的主权利益;既涉及农业领域又涉及工业、金融货币、交通运输等等,不一而足。此外,还要分析集团化存在的问题,要对其发展前景作出预测,等等。对于上述这一系列相关问题,国外学者研究得较早些,国内学者也开始进行了研究,但不够系统。无论是国外学者或国内学者,他们的研究结果有的有比较一致的认识,有的虽属同一问题,但得出的看法却大相径庭,真可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本书作者试图通过从国内外学者已经发表的大量资料着手,结合他们长期对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发展进程的跟踪分析,尤其是作者在本课题进行过程中曾多次出国考察访问,和国外同行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对区域集团化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他们的理论认识和判断,发表了他们独到的见解。

书稿写成后,我有幸先睹为快。由于时间仓促,我不可能对书稿作深入细致的阅读和作出评价,但初步感到本书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系统性和整体性较强。作者把区域经济集团化现象不是作为孤立的现象就事论事,而是把它放在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阐述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关系,尤其是把它放在冷战时期和冷战后时代的不同背景下加以研究,从两极政治格局的兴衰到多极格局的演变,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发展等视角,使人们对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在全球范围发生、发展的必然性有了清晰的认识。就对集团化本身的研究,也是全景式地展开的,读者从本书的章节目录的编排上便可看出全书的逻辑脉络,通读

全书,可以使人们对区域集团化现象一览无余,一目了然。

二是理论性较强。如前所述,对于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理论研究可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书作者能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观察和研究问题,并且能从客观实际出发,尽可能摆脱传统观点的束缚,对区域集团化现象进行新的理论透视。

三是资料翔实、论证客观、论据充分。作者能沿着历史发展的轨迹,尽最大努力收集和运用最新的资料,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集团化现象发生、发展、运行的全过程作出深入的分析 and 判断。在有些问题上如区域集团化的效益问题,作者对西方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加以对照比较,从而从不同侧面来加以分析,最后得出作者自己的见解。据我所知,本书作者在研究进程中曾多次出国考察,参加有关学术会议,尤其是1993年3月由王曰庠同志率课题组成员东渡日本,与法政大学的教授们进行了关于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问题的专题双边讨论会,使作者开阔了视野,得到了许多最新的资料和信息,实为本书增色不少。

四是理论联系实际十分紧密。区域集团化现象本来就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活生生的客观存在。如何从客观存在上升到理论,又从理论联系到实际,这是认识论的统一性特征。作者在论述世界经济区域化理论时,能紧密联系客观实际,即联系全球范围内各种各样的区域集团实例,进行理论的提炼;作者还联系到中国如何对待区域集团化的带有紧迫性的实际问题,能从振兴中华民族的大前提出发,从亚太地区区域集团化的特殊情况出发,提出了可供选择的几种方案。

总之,本人作为书稿的首批读者,感到值得将本书推荐给广大读者。当然,如前所述,对于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现象的看法存在不同的观点,对于书稿中论述到的方方面面问题,都可能得出不同的看法,这是很自然的。正如本书作者所说,他们只是想在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问题的系统研究方面作些尝试,目的无非是抛

砖引玉，以期推动国内理论界和学术界对此课题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正方兴未艾，世界经济一体化潮流势不可挡，它将是世界经济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点课题，本书作者作了初步尝试，我希望今后能读到本书作者及同仁们的更多更好的优秀论著。是为序。

1993年9月于上海

前 言

80年代以来,在世界经济研究领域,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问题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关注。世界经济中的区域集团化现象早在战后初期即已出现,如在欧洲先后出现了两大区域经济集团——经济互助委员会和欧洲经济共同体;随后在亚非拉各地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各类次区域的和区域的经济组织。对于区域集团化问题的研究正是在此背景下展开的。在国外,包括在西方发达国家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对这一问题研究得较早,内容较深较广,从对于“一体化”问题的宏观理论研究,到集团化具体组织形式、方针政策、运行机制等问题的探讨,发表了众多的论著。然而,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前,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从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即使偶有研究,也往往被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所干扰,使区域集团化现象的研究受到不公正的、不科学的评价和结论。直至80年代初,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国内对世界经济的研究开始重视起来,对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问题的研究也随之开始重视。但是,研究的视野还不够开阔,对这一集团化现象的理论评价还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和影响,研究的范围还较狭窄,内容也较分散,尚未将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问题作为一个系统来加以综合性的考察和研究,即从理论到实践作系统的剖析,从而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提供参考依据。进入90年代后,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将有新的发展,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同时也存在着良好的机遇,关键是如何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就是否参与区域集团化而言,人们的认识尚不一致,这就需要对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问题进行全

面的、深入的研究,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我们正是从这样的视角提出本课题的设计的。

在课题申请提出后,得到了国家社科基金评委会专家们的支持,最后终于得到基金的资助,使我们的研究工作得以进行。我们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本课题的设计目标是试图通过对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现象的剖析,即从集团化现象产生的背景、理论依据、形成与发展,集团化组织的类型、政策、体制、运行机制,集团化的成效、利弊问题和发展前景等等,作多视角的透析,从而为广大读者提供对于区域集团化现象的整体的、立体的认识,力求对有些理论认识有所突破,也为决策者提供参考依据和建议。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一方面大量地参阅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采取综合分析的方法,按照自己的判断,提出自己的见解,作出自己的结论。我们在成书之前,通过发表一系列中间成果的形式,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从而充实最终成果的内容。在本书部分章节初稿写成后,课题组还专门组织过几次小型专家讨论会,征求对书稿的修改意见。另一方面,在课题研究进行过程中,为了扩大视野,加深对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感性和理性认识,本课题组曾先后多次组团赴国外考察访问和参加有关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展了比较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其中重要的活动有:1991年5月至8日至19日,由王日庠为团长的上海社会科学院代表团(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联合组团)参加由韩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主办的在汉城举行的“亚洲太平洋地区经济合作国际讨论会”;1991年7月28日至8月至19日期间,以王日庠为团长的上海社科院西欧研究中心代表团赴西欧作学术访问,先是出席了由欧洲华人学会主办的在德国汉堡举行的“华人眼中的欧洲”为主题的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然后对德国、法国(应法国人文科学院邀请)和英国(应英国学术院邀请)进行学术访问,与上述

三国的有关大学和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就区域集团化问题进行了内容广泛的讨论；1992年1月14日至16日，课题组全体人员参加了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主办的“浦东开发开放国际环境国际学术研讨会”；同年10月，课题组部分成员出席了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社科院和韩国国际关系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在上海举行的第二次“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国际讨论会”。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本书初稿基本完成之后，1993年3月7日至15日，由王日庠任团长的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代表团应日本法政大学比较经济研究所所长松崎义先生邀请，前往日本进行以“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为专题的双边学术研讨会。至于课题组成员参加国内许多有关学术讨论会的情形，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了。

通过国内外一系列考察访问和学术研讨活动，使我们得以接触世界经济的实际，亲身感受到区域集团化的现实状况，收集了新的资料，得到了新的信息，开拓了视野，加深了认识。本课题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得以最终完成。全面系统地研究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问题，虽然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但是，由于区域集团化现象本身的错综复杂性，加上我们的水平有限，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书中不免会有许多缺陷，恳请同行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希望书稿的发表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作 者

1993年5月于上海

绪 论

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是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进程，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发展阶段。它也是经济国际化，即生产国际化、金融国际化、科学技术国际化、服务贸易国际化的综合反映和必然结果。具有规模意义的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现象的发生和发展，与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德、意、日法西斯的覆灭而告终。但是，随之又出现了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对抗集团，除了政治、军事上直接对抗外，在经济领域出现了“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和“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样的区域集团。随着殖民帝国的崩溃，民族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广大亚、非、拉地区的经济合作蓬勃展开，各类次区域和区域集团纷纷出现。从50—60年代的以地缘政治为主色调的区域经济集团化到80—90年代以地缘经济为倾向的集团化，经过了40多年的发展和演化历程。展望未来，在冷战后时代，随着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也在向纵深发展，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对这一现象，我们有必要加以系统地、全面地考察和研究。

一、世界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从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过渡

世界经济的发展与世界政治的演进密不可分。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也是在世界政治格局的基本框架内展开的。回顾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看出它的地缘政治的深刻烙印。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变化是世界政治演化的基础，世界政治的演变

实质上是世界经济变化的上层反映。二战以来的近半个世纪中，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空前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一）从美苏争霸到两极格局的瓦解

战后，世界政治舞台出现了以美国为霸主的西方势力和以苏联为盟主的社会主义阵营两大集团严重对峙的局面。这一对峙格局的中心地带在欧洲。在安全方面，美国为首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西方集团，另一方则以苏联为首建立了华沙条约组织集团。两大集团沿着战后划分的疆界把欧洲一分为二，从而以意识形态划线，又把整个世界一分为二；一边是资本主义世界，另一边是社会主义世界。这种由美苏两霸对抗而形成的两极格局将世界拖入了冷战的深渊，持续时间长达40多年！

在两极对抗的漫长岁月里，两大集团重兵相向，壁垒分明，有时短兵相接，危机迭起，甚至一触即发。为了遏制对方，双方都以武力相威胁，不惜重金加强军备竞赛，以发展大量核武器为威慑手段。据资料显示，美苏的军事实力一度达到了势均力敌的程度。在两大集团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几乎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和斗争，如美国与其盟国间的矛盾、苏联与东欧国家以及中国的分歧和矛盾。尽管如此，两极格局始终没有动摇。到了80年代，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世界局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剑拔弩张的军事对抗趋于缓和。苏联和东欧国家出现了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形势，东西方的经济交流日益频繁。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外交路线使长期紧张的国际局势出现了新的有利于西方的变化。到了80年代中后期，苏联和东欧集团开始分崩离析，以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推倒为标志，使持续达40多年的雅尔塔体制宣告崩溃，冷战终于结束，两极格局随之瓦解。从此，世界进入了冷战后时代。

（二）冷战后时代：世界政治格局向多极化演变

展望本世纪最后10年乃至下世纪初的20年时期内的国际政

治格局的演变是十分有意义的。东欧各国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使两极格局彻底瓦解,美国未放一枪一炮赢得了胜利,成了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美国的实力正在衰落,它虽有所谓“领导世界”的奢望,而其实力已使它力不从心。世界将出现多极化的政治格局。

两极格局瓦解后,世界政治格局向多元化发展,最终形成多极格局,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转换期或过渡期。实际上,在两极格局时代,特别是在 70 年代以后,多极化的趋势已经在两极格局中开始萌发了。但是,要达到构成“极”的程度,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在两极格局时代,美苏之间除了经济实力上差距较大外,在政治和军事实力上可谓势均力敌,加上双方盟国的力量,使两大对抗集团之间处于一种相对的平衡状态。如今,美国成了赢家,要在未来年代中形成与之旗鼓相当的平衡力量,亦即所谓“极”,而且是“多极”,决非如想象般容易。要形成相互制约的“极”,其实际内容至少应包含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教育、人才等等诸多因素,即通常所指的综合国力的强弱。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美苏两极格局时代,苏联的综合国力与美国相比较,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尤其是经济实力的不足,也是导致其最终解体的重要原因。

从两极格局瓦解到多极格局形成,需经历一个过渡期,而且这个过渡期是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看来在 90 年代要完成过渡期是较困难的,也许要延续到 21 世纪上叶。过渡期的长短,决定于多极化中各极的力量消长的程度,决定于世界政治舞台上最终是否形成了新的力量平衡点。就现阶段的综合国力衡量,还没有一个国家或集团能够与美国相匹敌,即使像欧共体这样的 12 国集团,除了政治和经济实力勉强可以与之比较外,军事上尚需依赖美国的力量。日本虽然在经济上可以与美国论短长,但在政治、军事上尚不足以与美国平起平坐,尽管它主观上多么想成为政治大国和

军事大国，而且也确实具有发展的潜力，但由于它是二战的罪魁祸首之一，它仍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亚洲各国的制约。应当承认，日本将成为世界政治多极格局中的一极，但在本世纪仅存的岁月里，充其量只能作为一个极的生长点，它还需发育和成长。

在亚洲，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其国力大为增强，而且，中国在两极格局时代早已扮演过重要的政治角色，成为美苏争霸中的一支制约力量，即在美、中、苏战略大三角关系中占有与美苏同样的地位。中国在战略上是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它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它在处理国际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处理亚洲事务中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它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上正致力于四个现代化，综合国力还有待加强。一旦经济实力加强，加上政治和军事实力，那么，毫无疑问，中国终将成为未来世界政治格局中重要的一极。

在亚洲，除了日本和中国外，还有印度和东盟。印度虽然在人口方面是世界第二大国，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都还不可能使它成为一极。东盟的力量虽然也在日渐增强，尤其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处理世界事务中毕竟还不是起举足轻重作用的一支力量。当然，近些年来，东盟在处理本地区，即东南亚事务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欧洲，如前所述，除了欧共体集团力量外，东欧各国正在为经济体制转轨而探索。政治上，由于放弃共产主义，实际上产生了西方价值观的取向。但是，政治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还需时日，有的东欧国家还处于严重的政治动荡之中，前南斯拉夫地区的严重战乱局面又成了冷战后的一个热点地区。再说，昔日与苏联结盟的这些华沙条约集团的成员国，从此不太可能结成一个新的集团，它们中的许多国家，如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则早已提出了加入欧共体的请求，实际上已不可能成为一支联合起来的独立的东欧力量，当然不可能构成多极化中的一极，最大的可能是随着

欧洲经济区的逐步扩大，随着东西欧的经济集团化的形成，最终使欧共体的力量迅速增强，足以与美国抗衡。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成了欧洲东部地区最强的国家，特别在军事上仍保留了原来苏联时期的大部分实力，尤其是核武器的控制权还牢牢地掌握在它的手里。但是，自从联盟解体至今，俄罗斯的政局处于严重的不稳定状态，上层领导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到了白炽化的程度；它与原来的一些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俄罗斯国内各共和国之间的矛盾也十分尖锐。俄罗斯在经济改革方面，方案迭出，但都是虎头蛇尾，有始无终，使国民经济处于严重困境之中。叶利钦等俄罗斯领导人向西方国家千呼万唤的“经济援助”，只是雷声大而雨点小，甚至只听楼梯响而不见人下楼，连叶氏本人也大失所望，竟连呼上当受骗！事实确也很难，一个搞了70多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大国，一夜之间要想变成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谈何容易！实际上，俄罗斯乃至原苏联和东欧集团各国要建设成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不仅仅是经济转轨本身，它还涉及意识形态转换、政治制度变化甚至人们的行为规范等方方面面，可以说是再造一个社会。可想而知，要完成上述种种转轨和转变，决非三五年之事，而需要相当长的时期。因此，俄罗斯除了在军事上尚保持坚强实力外，在政治和经济上还存在诸多困难掣肘的情况下，尚不能恢复昔日苏联的地位，但它将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横跨欧亚的世界大国，无疑终将成为未来多极格局中的重要一极。

在世界其他地区，如拉丁美洲、非洲、大洋洲，虽然各国或一些区域性集团试图积极地参与世界事务，但是，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使它们还难以在90年代或更长的时期内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极”。

综上所述，未来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必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期，或称转换期。因此，90年代的

世界政治格局乃是美国单极力量称雄的时期，它往往会颐指气使，自以为是，但它毕竟走在了一条下坡路上，绝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时代了，各种成长中的多极力量将与之抗衡，共同管理这个世界。

（三）过渡期内的大国关系

上面我们概要地分析了世界政治格局向多极化演变的问题，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过渡期内的大国关系。这是分析未来多极化格局的基本内容。这里所指的大国及大国关系，是指美国、欧共体（英、德、法为主）、日本、中国和俄罗斯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两极格局瓦解后，在向多极格局演进的过渡时期内，研究分析上述大国的相互关系及其特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众所周知，在两极格局的冷战时代，上述诸国的关系壁垒分明。一方面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欧共体中的各成员国都是美国的盟邦，特别是法国、联邦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等都是主要盟友。日本则是美国在亚洲的同盟军。另一营垒则是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中国虽曾在50年代初作为苏联的盟友，但从60年代起两国公开分裂，中国成为一个属于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大国。俄国则是华约和苏联解体后独立的大国。在冷战时期，上述诸国间的关系基本上以意识形态划分，美国及其主要盟国结成了反共反苏同盟，以北大西洋公约军事集团为实力后盾，与苏联东欧集团对峙达40多年之久。两个集团的盟友之间虽然也时有齟齬，但是它们都以抵御外敌为共同利益，维系着比较牢固的同盟关系，维持了冷战局面。中国先是作为苏联的牢不可破的盟友而被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视为敌国，继而因苏中决裂而演变为美、中、苏战略大三角关系中的重要砝码。日本通过共同防御条约成为美国亚洲战略中的前哨阵地。

如今，冷战格局结束了，两极格局打破了，多极化格局尚未完全形成。在此形势下，上述国家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值